

蒋勋
演讲录
壹



美，
看不见的
竞争力

蒋勋 著



中信出版社 · CHINA CITIC PRESS

蒋勋
演讲录
壹

美，
看不见的
竞争力
蒋勋 著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 看不见的竞争力/ 蒋勋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086-3023-6

I. 美… II. 蒋… III. 美学—通俗读物 IV. B8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2268号

美, 看不见的竞争力

MEI, KAN BU JIAN DE JINGZHENG LI

著 者: 蒋 勋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75 **彩 插:** 4页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3023-6/G · 746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http://www.publish.citic.com>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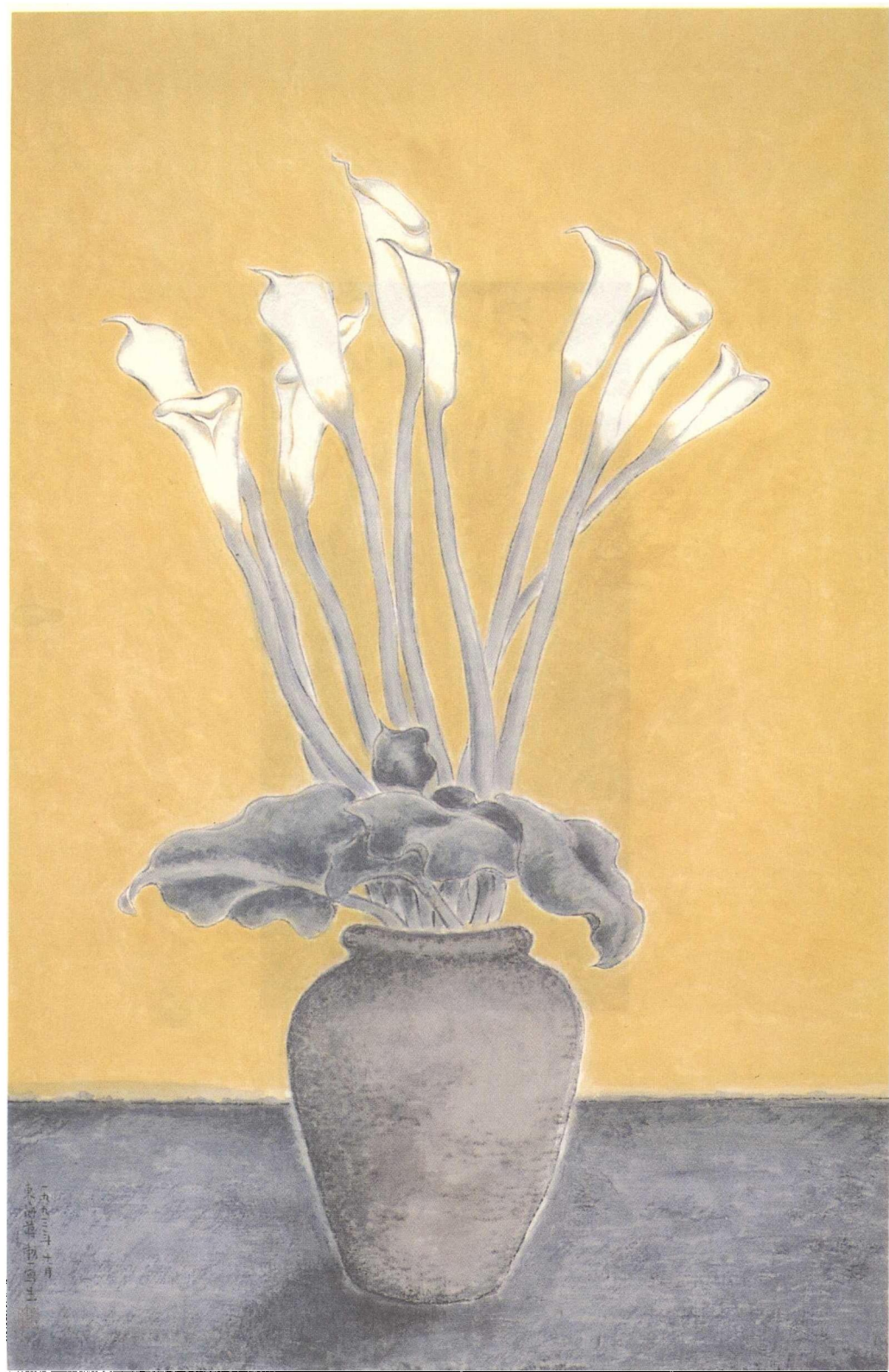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 010-84849283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因为静默
即使苦难
也只是微微一笑



生命
这样燃烧
在往生的
路上
莲花步步
承接
佛的
足印



捨不得丟棄
的一朵落花
使用碗步
清水供養



捨不得
丟棄的一朵
落花
使用
碗與清水
供養



这里
有寂寞与孤独
可以细细品尝
忧伤的味道

目录

美，看不见的竞争力
001

美的起源
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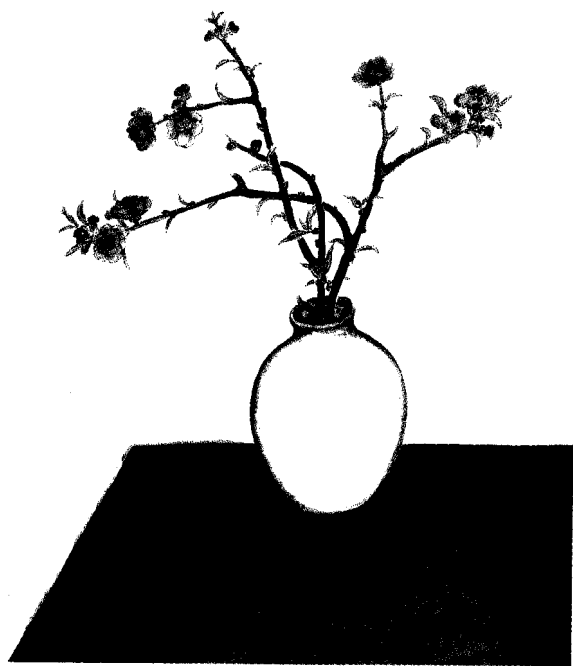
山水合璧：从《富春山居图》说起
069

桃花源的塑造者——陶渊明
097

《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
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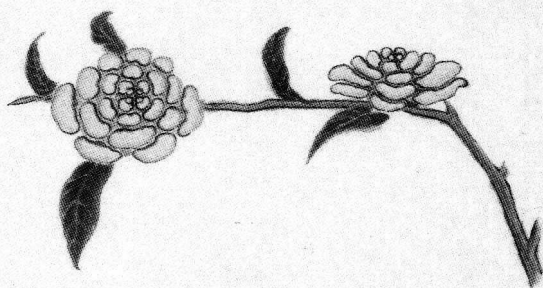
《长恨歌》
131

生命里的善与美
193



美，看不见的竞争力

春日在天涯
天涯日又斜
莺啼如有淚
為君最高花



幽庭靜如無人
庭中無事
不可無此
一枝春來
一枝春來
一枝春來

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美和竞争力。谈到这个主题，我会联想到自己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因为这个课题走过台湾很多小小的街道、很多小小的镇子。有一个叫做苑里的地方，我记得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在编织，把大甲蔴压扁晒干编成草席、草帽等各种草制品。在经过一块小小的稻田时——我印象好深好深——有一个老太太光着脚坐在那边，很快速地编织着这种东西，她的眼睛看不见，是瞎子。我在旁边待了很久很久，那时候我们常常会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不可以随便去给别人拍照。所以我没有拍下那张照片，但是那场景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一个失明的盲妇人，却可以很快速地编出非常漂亮的花纹。当时我在旁边用素描本记下了她编的图案。我完全不能理解一个没有视觉的人，可以用手的触觉这么高度敏感地编出这些手工艺品，还能被运到一个离苑里比较近的市镇——大甲溪——去卖。当时的大甲溪变成非常有名的地方，完全是台湾产业的缘故。

我想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现在，在这三四十年当中，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一个矛盾。作为一个学美术的人，我记忆中的苑里，是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产业基础的苑里，同时也是很美的小镇苑里。我不知道一个学经济的人，或者学科技的人，他看苑里时，跟那时候我这样学美术的人看苑里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它是产业重地，可它同时也是美的，我们也可以说它人情浓厚。它有一个自己信仰的东西，能把地方上生长的草发展成一种产业，而这个产业里所有织品的花纹也在不断



地创新。

刚刚我提到的矛盾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我们的产业在转型，在转型之后，我已经不能够再怀念苑里这样的小镇了。如果继续跟别人说当初的苑里是多么多么的美，我大概会被很多朋友骂。他们会说你太怀旧了，台湾必须要快速进步。的确，我们在这二十年进步非常快，有科学园区，有很多新的产业、新的科技发展出来。可是我有时觉得我们对进步有一点太急躁了。当急着把所有小镇的产业快速丢掉的时候，我们大概有一段时间觉得赢得了一个比较好的竞争力。我不敢这么快速下判断说它是好还是不好，至少我们也看到台湾表面一段时间内经济上的繁荣。我常常思考的是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以及接下来还要用多大的代价才能挽回一些流失掉的东西。这些流失的东西，可能包括从经济到伦理再到美学。我很想就此跟大家交换一点意见。

苑里有民间产业的基础。我现在住的地方在观音山脚下的八里乡，这个地方沿着整个淡水河出海口的左岸，有非常长的一条海岸线，因为出产观音石，形成了最早的打石工业的重要基础。早期的龙柱，台湾很多的墓碑、雕刻，大概都是沿着观音山发展出的石工业。我也称它为民间的产业。我刚刚搬到那边时，还很容易看到一家一家的小店，都在用手工打造墓碑或者雕刻龙柱。而这几年却几乎看不到人在做任何东西，因为现在走私进来的泉州石雕是非常便宜的。所以看到几乎一家家加工厂的停业，然后都变成了大陆转口的商业形态。我不从事经济，在这方面我也无从讨论。

可是从美术上来讲，我的恐惧和害怕是缘于苑里的手工业在消失、雕龙柱的手工业在消失、莺歌镇的陶瓷产业也在消失。我在东海大学做系主任的时候，经常会带学生到水里乡，水里乡有台湾最传统的蛇窑（因顺着山坡地形以土砖砌成，窑身很长，远望犹如一条蛰伏的长



蛇，故名)，出产大缸。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如果有年龄和我差不多的，会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都有两个大缸，一个放水，一个放米。我现在不太记得从哪一天开始缸忽然从家里消失了。其实这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对于自己生活中存在与消失的东西这么不在意。我对这一点经常心怀愧疚。

我带着学生去看水里的制缸业的时候，有一个姓潘的师傅，他能很快速地把一堆土放到转盘上，用脚一推后就可以拉出大缸，大概能拉到三十公分高。可是通常我们的水缸更高，他拉到一半以后，因为承载量不够不能继续拉，必须拿下来阴干，等整个胚土阴干以后，再用泥条盘的方法——就是用一条条泥慢慢盘出上半截再阴干。潘师傅说他每天可以生产出四百个这样的大缸。我记得那个年代带学生去看的时候，他的缸已经开始卖不出去了，塑料材质的白水缸出来了，并开始流行。大家记不记得夜市里倒调过来做灯笼的就是那种水缸。

其实产业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很多传统的产业在不自觉地消失。刚刚提到，我常常会被朋友批评说太怀旧，对那些东西的乡愁可能会使台湾停留在农业和手工业时代，而不能实现现代化。我也常常很自觉地批评自己太怀旧，可是后来我开始做比较深入的思考。我觉得自己怀念的不仅仅是水缸，或者是草席，或者是龙柱，而是在怀念一种创造力。

人的手在很长的时间里习惯一种材质，在这种材质里慢慢发展出一种创造力，随着这种工艺的消失，手不再接触这种材质，创造力也会一直萎缩下去。所以为什么比较先进的国家都有所谓的民间文化材料保存？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做和服带子染绘的老师傅，大家把他奉为国宝，要他把这个传统染绘技法传下去，而不仅仅是保存和服带子而已。这种染绘的技法，如果消失了，也许我们在整个创造力上会消失很多东西。



现在可能牵扯到一个问题。人类在长期的生存过程当中，艺术创造就是人类的手碰到了一种材料，然后利用这种材料完成观念里的某一种造型。所以凡是在这里所说的艺术活动，一定是跟手的进步有关，跟观念和思维有关，跟对材料的认知有关，是这三种东西的结合。

很多朋友从事科技工作，我相信大概也离不开这三种东西，就是对材料的认知、手对材料的使用，以及如何用手在材料上把自己的观念和思维表达出来。这其实是人类在整个文明进步当中一直发展的部分。看杂志上做的乡镇专版，当翻阅的时候，你会强烈感觉到原来每一个乡镇存活下来的条件，是它如何以当地现有材料发展出一个产业基础。而这种产业基础可能在一个大的经济变革的时候，会消失得非常非常快。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常常还会去美浓镇，那个时候它其实也已经开始转型，慢慢从制造雨伞、油纸伞、竹帘这类东西转型到烟业种植。我去采访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种烟业，很多烟楼。那时很多朋友搞摄影时会特别跑到美浓待一阵子，因为在台北快速转型的过程当中，美浓还保有了比较美的一面，可是这个美到底是什么，非常不容易说清楚。是那些客家太太们穿的老式蓝布衣服吗？是那些黑瓦或者红砖搭配着荖浓溪河流旁绿色稻田的一种很协调的建筑形式或色彩吗？我不知道是什么。这种美非常抽象。到美浓的人会好自然地说：美浓好美。

那时台北开始拆掉老房子盖楼房。在房子外面浇注水泥，连瓷砖都还没有，瓷砖还要再晚一点出现。房子好像永远盖不完一样。永远是二楼上面有四个柱子，然后露出钢筋来，三楼也是露出柱子跟钢筋来。其实一直到现在，在台湾还能常常看到这类建筑，让人感觉它有一个很大的野心，永远有盖不完的房子。大家看到的台湾，永远停留在一个没有盖完的工地上，一直是工地的感觉。这是让我很讶异的状态。



况。

所以那时候我们到美浓，已经感觉到它至少是一个盖完的建筑群，瓦铺完了，墙浇好了，它有一个收尾。你会感觉这样一个村落，人生活在里面有一种安心的东西。而且美浓的房子好像盖了很长时间，所以它慢慢变得和四周的景观非常匹配、协调。那时我们去看望美浓的一位著名作家钟理和。他住在笠山农场。笠山的形状像斗笠，而农场里所有的建筑都是斜屋顶，非常相得益彰。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人为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协调。可是当我们看到有四个柱子没盖完的建筑时，它跟周围所有的自然景观是不匹配的。

这些都涉及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经济。我们常常讲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台湾是穷困的，它的产业基础限定在手工业及市镇的发展上，如前面提到的苑里的大甲席、八里的石雕工艺、莺哥的陶瓷、水里的大缸。每个地方大概都有一些小小的产业，地方就在这个小小的产业里发展。突然小镇有了很大的野心，涌进来很多外来的东西。

在跟编辑朋友们谈到关于“美、竞争力”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会回溯到时代的出发点，就是美如果是从长久的传统里传承下来的话，我们会有一种审美习惯。如果问为什么美浓是美的，其实很简单，因为这里的建筑材料非常少，就是土和木头，我们叫土木。这是老的市镇建筑基本的材料，没有太多其他东西可以用。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可以从各国进口新的建筑材料了。在所有的东西进来以后，人们有没有判断力跟选择力，其实就成了决定一个地方是不是美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美并不是“多”，美是你懂得选择。“少”可能是一个不美的条件限制，可是“少”其实在客观上反而有一种协调性和统一性。前几年去大陆旅行的朋友告诉我，江南好漂亮，都是白墙黑瓦。我说因为它没有别的，就是白墙黑瓦。从明清以来它的建筑材料就是白墙黑瓦，



所以它可以保有统一性。现在江南也不行了，因为东西多了。东西多了是对美的一个非常好的考验，到底要让多少不同的材质和不同的色彩放在一起才是对的？

传统的产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因为处在某一个缓慢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它会慢慢熟悉材料，慢慢熟悉环境，真的像一棵大榕树一样，是从土地里慢慢生长起来的。在这种不急的状况里，很少有不美的东西。可是一旦面临急迫的时候，一忙的时候，那个美常常就会乱掉，因为没有心情去整理这些东西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自己在台北工作，可是很明显的感觉是，一到放假的时候，往往要往这些乡镇跑。因为感觉到乡镇里面有一种非常稳定的力量，一个很厚实的力量，而同时好像感觉害怕都市的东西像魔掌一样很快打过去，可是它真的就过去了。

那个时候也有很多朋友去鹿港，在那儿可以看到非常传统的锡制品：锡酒壶，锡蜡烛台等；还有做香的工艺，是做那种拜祭用的香，甚至在路边你都可以看到工匠用手很灵活地做这些香。最近一次去鹿港，我真的吓了一跳，在天后宫前面居然有一个非常大的香客大楼！我不太知道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香客大楼。如果一年只有一次进香活动的话，大概也不需要这么大的香客大楼。

我想大概是对小镇自己的文化特质忽然没有了信心，被冲散掉，要做一个虚夸的东西，而小镇原有稳定厚实的力量就开始消失了。那时候还保有的几个美好的乡镇，其实后来在转型过程中都有了很大的尴尬，除非那个社区有很强的自觉性，慢慢把社区原有的自我特征保持下来。

那个年代很多朋友都开玩笑说，到鹿港去叫一个小发财车，你就可以运走很好很好的雕花床，还有古旧的椅子。人们丢出这些东西，然后去买那些塞了稻草的沙发回来更换。因为他认识不到原来的家具